

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吴沃尧(1866—1910),近代小说家。又名宝震,字小台,号茧人,后改趸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故自称我佛山人。曾在上海江南制造机械局任编译。1897年办《消闲报》,接着又办《采风报》、《寓言报》等。1903年开始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写小说,先后发表《九命奇冤》、《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不到10年时间内,创作内容涉及讲史、公案、言情、家庭、社会、历史等多个方面,成就突出,有“小说巨子”之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

《二十年目睹之现状》为其代表作。该小说从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到其经商失败止,通过20年来的见闻和遭遇,广泛揭露了晚清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较广,官场、商场、洋场、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包罗了当时的政治、道德、世态人情。作品描写生动,揭露尖刻。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慨,表达了改良社会、国富民强的愿望。

目 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2)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0)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8)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26)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33)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41)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49)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57)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65)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73)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81)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90)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98)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入文闱童生射猎	(106)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114)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122)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130)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138)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146)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154)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词藻嫖界有机关	(162)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170)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 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178)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186)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194)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202)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210)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218)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了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

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鸦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来,不知可还在上海,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帐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么?”我道:“代继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辕门抄,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得。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

到了房里,伯父道:“你到这里找谁?”我道:“去年住在这

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伯父道:“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我道:“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么?”我道:“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那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顽呢。”伯父道:“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道:“知道了。”又对我道:“你先去罢,我也有事要出去。”

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我问道:“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甚么贵事?”德泉叹口气道:“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我道:“出洋么?”德泉道:“正是,出洋读书呢。”我道:“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叹气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法,这送他出洋读书,也是无可奈何的。”我道:“这也奇了,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德泉道:“这件事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姬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在家里还时时闯祸。他老子

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他得放之后,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障。有一夜,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得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失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道是谁?就是他这个儿子!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自己当官销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久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我道:“这种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德泉道:“谁还承望他学好,只当把他撵走了罢。”

子安道:“方才我有个敝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他说有一支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甚么的,子安道:“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甚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他的名来。子安笑道:“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道:“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他太贱了。”我道:“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子安道:“要不是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我道:“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子安道:“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我道:“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那里有照本买的道理。”子安道:

“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我道：“此刻灯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罢。”于是大家安歇。

次日再看那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泉道：“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那里的朋友，德泉道：“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来的。”我道：“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代他做这顽意东西？”德泉道：“他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

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彰明较著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道：“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道：“可不是么！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道：“可有钱用么？”叔叔道：“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甚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

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个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

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泉问他价钱。小云道:“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一百两。”德泉笑道:“这不过一个顽意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他!”小云道:“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德泉道:“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顽顽,要是二三十块钱,我就买了他,多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泉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说。

等了一会,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泉说的怎么,德泉道:“他减定了一百元,我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罢。他说去去就来。”我道:“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一百元呢。”德泉道:“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么!”我道:“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德泉道:“岂但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甚么叫镀镍,德泉道:“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一个‘镍’字。所有小自鸣钟、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一切都说他是镀银的,那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黎峒的铜,一定是的。”我道:“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德泉笑道:“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不是亮的呢?”

我道：“做了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洋钱，还了得么？”德泉道：“岂只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銮驾的架子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合局一百多委员、司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一百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买四五百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杓子，是有限得很。然而积少成多，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

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道：“你到底出甚么价钱呀？”德泉道：“你到底再减多少呢？”小云道：“罢，罢！八十元罢。”德泉道：“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时，拿四十元去。”小云道：“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呀！”德泉道：“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小云道：“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罢，你给我六十元，这二十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德泉道：“借是借，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五十元去罢，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小云道：“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罢。”德泉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泉道：“今日晚上请你吃酒，去么？”德泉道：“那里？”小云道：“不是沈月卿，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德泉道：“你看，卖了钱，又这样化法。”

我道：“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甚么？”德泉道：“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

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我道:“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么?”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德泉道:“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佚庐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我道:“好极,好极!”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到了。正是:

要知真价值,须俟眼明人。

不知估得多少价值,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当下方佚庐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泉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佚庐离坐过来，德泉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佚庐——看过去道：“买定了么？”德泉道：“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佚庐道：“要三百两么？”德泉笑道：“只化了一百两银子。”佚庐道：“那里有这个话！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顽的，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他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的慢了，道：“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道：“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佚庐问道：“你们看得出来么？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旁的明轮，果然倒转。佚庐又仔细再看道：“只怕还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果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佚庐不觉叹道：“可称精极了！三百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工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汽，都要人去弄的，那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到底买了多少？”德泉道：“的确是一百两买来的。”佚庐道：“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

德泉笑道：“虽不是贼赃，却也差不多。”遂把画图学生私

造的话说了。佚庐叹道：“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的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你叫他怎么够用，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甚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我道：“奇了，怎么发出这么一句话来？”佚庐道：“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化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都不是总办之过么？”

德泉道：“其实那做总办的，那一个懂得这些。几时得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佚庐道：“我又懂得甚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

说：“梁佳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罢。”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及至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舢舨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捱了回来。

“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道：“外国人说过的，并不曾走样。”桂生道：“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道：“他总弄不好，怎样呢？”桂生道：“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那里会做不好？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的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法子。总办没奈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甚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仍旧没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道：“这个有甚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道：“那么怎样报销？”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